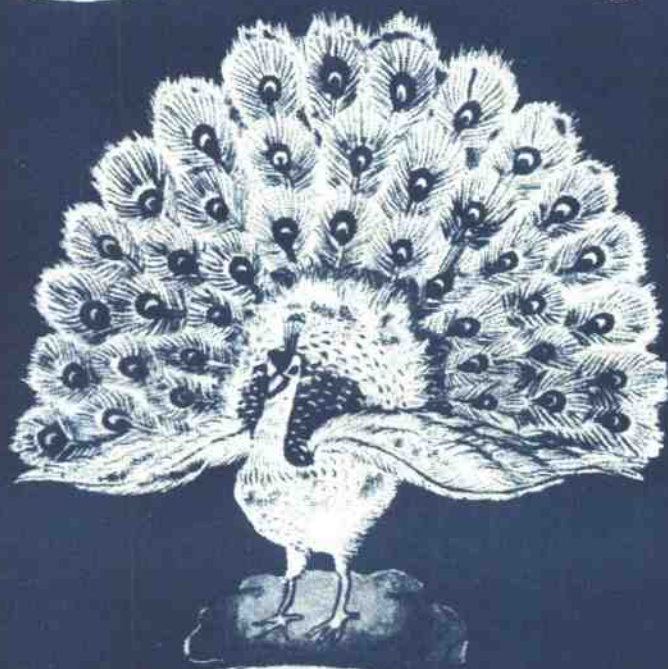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六拾期

14C72/0206

繡像小說第六十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 菴

第四回 繡像

興工廠徒憑口舌

思殖民引起豪遊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三回 繡像

鬧除夕烈燄沖天

入地獄奇寒徹骨

學究新談

吳 蒙

第十一回 繡像

鬧義學夏楚施威

問魯疆春秋詰難

市聲

姬 文

第十一回 繡像

王小興倒帳走南洋

陸桐山監工造北廠

月球殖民地小說

荒江釣叟

第三十三回 繡像

攜美眷游學廣寒宮

結奇緣賀喜美華廠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二十一回

遭大難急中見智

出樊籠絕處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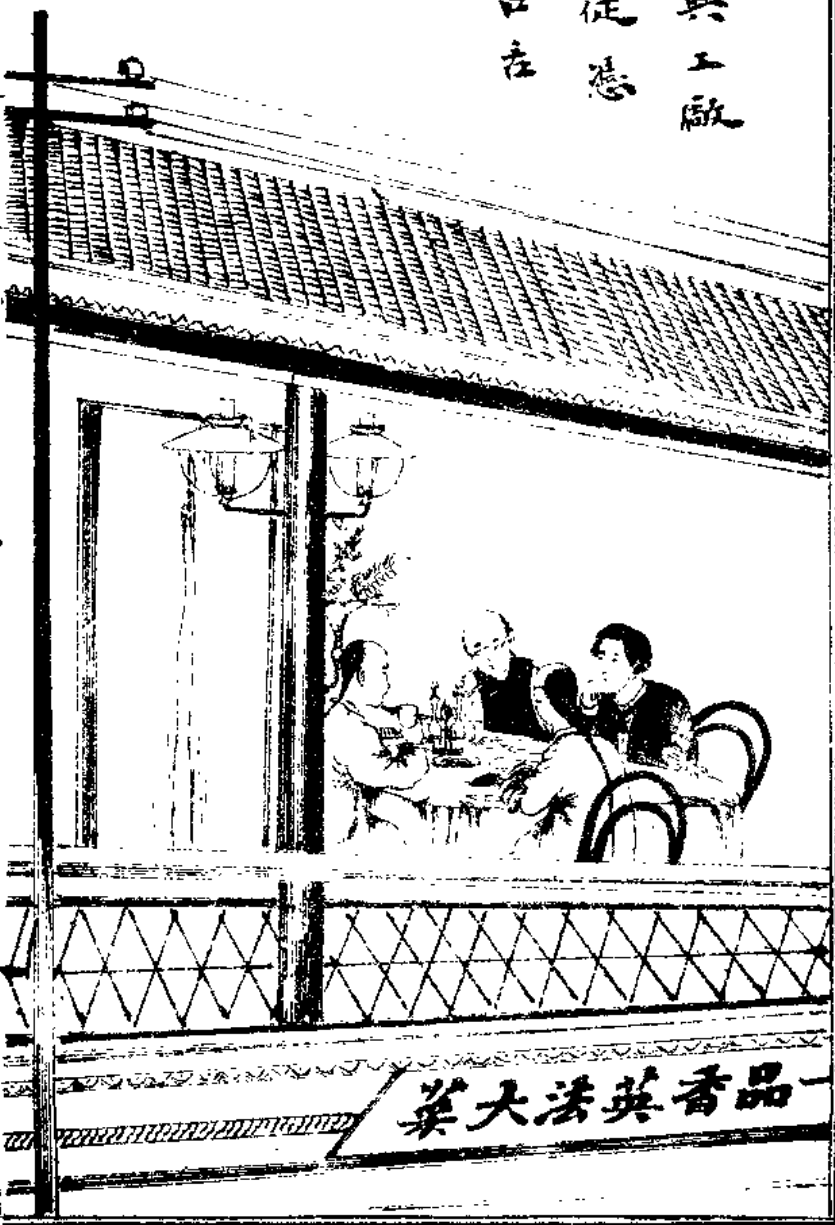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回

幸生還一家歡聚

遇盜劫孤艇飄流

新譯三疑案

興工廠
徒憑
口在



世界進化史
第四回
續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忠貞氏引
起豪游



第四回

興工廠徒憑口舌

思殖民引起豪遊

惺 菴

却說馮去邦正合莊來生談那工商會的事。可巧商會裏請他。只得作別而去。恩恩趕到商會。會長高鴻猷已在那裏久候。去邦見有一位外國裝束的華人。坐在一旁。鴻猷指着他道。這是美洲回來的工黨代表閔旅民兄。又指着去邦合旅民說道。這是工會副會長馮去邦先生。你二位各抒所見罷。去邦就合那西裝人作揖敘坐。一會兒工會裏的正會長甯波胡四先生。表字美華的來了。大家會議。去邦道。旅工不忘祖國。久客思歸。也是人情之常。只是偌大一箇中國。工廠有限幾箇。容不下這些工人。豈不被外人恥笑。旅民道。正是。我們遠涉重洋。也只爲本國沒事業做。拚着性命。冒險謀生。從前美洲人倒很招留我們。爲的是價廉耐苦。如今他們漸漸悟出侵佔了他們利益不少。所以想法纔禁止的。從今以後。美洲不是我們殖民的樂土了。只有回本國的一條道路。本國能容甚好。不能容。我們也當另投生路。再不然。聚死一處。也非善策。美華道。論理呢。中國閉塞多年。也該開通。既然大家知道工商上面的利益。就當努力做去。幾見

日用諸物。這許多年。還要仰給外國。儻然早早開了工廠。何至利源外溢。窮到這步田地。去邦道。這話也實在難講。鴻猷先生。是商務場中第一等的開通人。今試請鴻猷先生。在上海開一箇大工廠。或是織布。或是製造玻璃等類。動須整百萬銀子。鴻猷先生肯做嗎。不是折本。便是閉歇。這般的影響。從前人已經嘗過滋味。沒得好效果的。想招股。又是招不成功。人家入了股本。指望分利。弄到後來。不但利錢分文沒有。連本錢都討不回來。還敢再試麼。近年風氣漸漸開通。蘇州的紗廠。果然大獲其利。因此那開翁事事擴充。沒見敗象。我深望他永遠不拔。這纔是我們中國之福呢。這事原當國家保護振興。纔是如何經商的大問題。化做了箇羣小人的利藪。依我說。中國是沒有後望的了。兵戰戰不過。商戰又不如人。一箇地球上。那裏是我們站腳的地方呢。鴻猷道。去翁的話。誠然。而太激烈些。我們甯可當人家君子看待。不可當人家小人看待。爲什麼呢。當人家君子看待。他還有些望名譽之心。當人家小人看待。他便橫潰決裂。安心做小人的了。我們如今要各省開設工廠。還能不請教地方官長。合政府諸公麼。既然忍耐到今日。又值求教他們的時候。極應降氣平心。纔是兄弟的資本有限。這麼大舉動。一分子是做不來的。讓我去糾合同志。慢慢想法。儻然同志不應。只得去求官場。

等他們出頭去辦。較爲容易。旅民起身彎一彎腰道。既然如此煩難。要懇求官場開辦。倒不如在外國自由了。就此告別。鴻猷愕然詫異。去邦一把拉住道。旅翁爲甚要行。這是大家私議。還沒有一定辦法哩。旅民道。官場開起工廠來。薪工是要刻扣的。當該十塊錢一天。他一塊錢都給不到。事情是要做的。那不做事情單拿錢的人。這是合辦事人有點兒淵源的。不然。便是大帽子壓下來的。辛苦的人不見賞。懶惰的人不見罰。我們這一般人。雖說受過外國的虐待。然而弄來的錢是多的。文明的法律是習聞習見的。不能受野蠻的壓制的。如像這麼不公平。當時就要起鬨的。我是工黨代表人。將來鬧得兩邊不討好。縱然國家不問我的罪。還恐怕同類說話。沒面皮見他們呢。這是我。不願做的事。只得告辭了回去。去邦道。依旅翁的尊見。當怎樣呢。旅民道。愚見是想糾合平等的工商。大家開一箇利源。叫中國人有條活路走走。不至於盡投死路便了。如今實業上不發達。譬如十家百家。合住一處。都不做事業。有窮的。有本來富的。窮的喫富的。喫到後來。窮的先死。富的跟着他沒得喫。也是死。這是五歲孩子也懂得的道理。走遍天下都是一樣。沒錢騙有錢的。有錢的也在那裏去騙人。始終受了外國人的騙。不知不覺。錢都完了。不是同歸於盡嗎。看不得整千萬的富商。一朝跌敗下來。求爲農

大而不可得。我所以覺得中國是座冰山。靠不住的。說得高鴻猷胡美華馮去邦都毛骨悚然。佩服他的遠見。去邦道。斯密亞丹原富的道理。也不過這般親切。總之不統合大勢計算。國是立不來的。這事誠難一朝決議。待我們聯合同志。商量出一箇辦法。要是聯合得起固好。要是一盤散沙。依然聯合不來。便依了旅翁的話。另投生路便了。旅民道。這話果然當真。我便多住幾天。聽信罷了。當下散會。去邦記望着莊來生。趕回泰安棧去見他。誰知來生出去洗澡未回。去邦留下箇字。請他到振東學堂會面。只爲這幾日。沒到學堂考察功課。說不得趕到堂中。看視一番。查了人數不缺。又把他們中西文卷子。約畧翻閱一遍。就回公館。傍晚時分。來生方到。去邦道。我要算忙極的了。老朋友來了。也沒工夫細談。我們今晚總要談箇暢快纔好。老哥就請下榻弟處罷。來生道。只怕不便。去邦道。不妨。我這書房裏空着哩。來生最關心的是開工廠的事。不免問及於他。去邦便把合閔旅民提議的一篇話。敘述備細。來生擊桌歎道。確切不移。工黨裏面有這樣的明白人。國事尙有可爲。只可惜我們商人。果似一盤散沙。再也合不了羣。辦不成事的。辜負了他一片好意。去邦道。我雖答應他聯絡商人。只怕徒勞無益。來生道。不是這麼說。雖知事不易成。也要盡力做去。作與他們響應起來。也未可知。你想抵

約的事呢。起先也不過一二人創議。誰知深入人心。大家附和起來。他們美洲人。見我們有團體。也都喫驚。這回的事。只消演說得懇切。那怕商人不入彀麼。商人情願辦。政府自然獎成。政府是樂得襲箇現成的基業。又有什麼不願的。那班大小官府。還想從中取利。自然竭力贊成。老弟。你這事能成了。是無窮的公德。你要竭力設法做去。去邦道。老哥勸我的話。誠然不錯。我要請你做箇來賓演說。協助兄弟則箇。來生答應了。去邦次口就發傳單。定於明日在工會裏演說。來生也到了。商工兩途的人。陸續而至。還有好些學界中人。來湊熱鬧。去邦就把華工情願回國的話敍說一番。又道。中國宜多開工廠。組織起這些工業來。免得利爲人攘。衆工商都拍手道是。莊來生道。提起這工業的事。大可心酸。中國古時工業是極講究的。只看周官攷工記。金。木。皮。革。埴。埴。這些事。都能研究物理。精通算法。是何等細緻。卽如輪人爲輪。那一部車。經若干人分做這就原富分功的道理。倘然工業自此發達。那汽船。汽車。早已出現。東西洋早已交通。我們黃種人。占了箇優勝之勢。豈不是好無奈。一班迂拘小儒。參不透海外有天的道理。不肯從古人制器尙象裏面。推出良法來。倒造出許多謠言。說什麼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又道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相率以機巧爲戒。不敢從而問津。豈不可歎。古時

工人有傳習所。孔子夏說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那肆必是他們的陳列所。也就是他們的傳習所。古時工人又各專精一藝。所說童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他們住在肆中。一面學一面做。有了合羣的樂趣。況且國家重工。有什麼日省月試。餽贏稱事。鼓勵這班工人考驗他們學業的程度。給的工價何嘗會薄。自然看他本事如何。以爲高下。這些勤工法子。後來漸漸沒有了。把做工的打入下流社會裏去。道他是什麼手藝。人比商人又次了。幾箇等級。所以工人都不知道學問。一箇大字不識。只把那斧斤鑽鑿等類的成法演習起來。就要算做工人。所以士人商人都把工人看得越輕賤了。古時工倭魯班墨翟這一班人。創下做工的法子。何嘗不是絕大學問。都能著書立說。僅得算學理化重學力學。這些道理。自從西方汽機發明傳入中國。有些工人因見爲習學會了那些呆法。就當是一身衣食所在。不肯傳授於人。其見雖愚。其情可憫。如今工業漸漸的貴重起來。學堂也開了幾處。招人學藝。只可惜沒有好好的大工師教導。徒襲箇名目。學不到什麼實在的本領。工價也太廉。贍養不來工人的身家。所以中國工業要發達時。還早得很哩。美人虐待我們工人。是我們工人發達的基礎。既然感念這些惡果。就當發憤爲雄。我尤指望大有力商家知道工人是商人的母財。沒工人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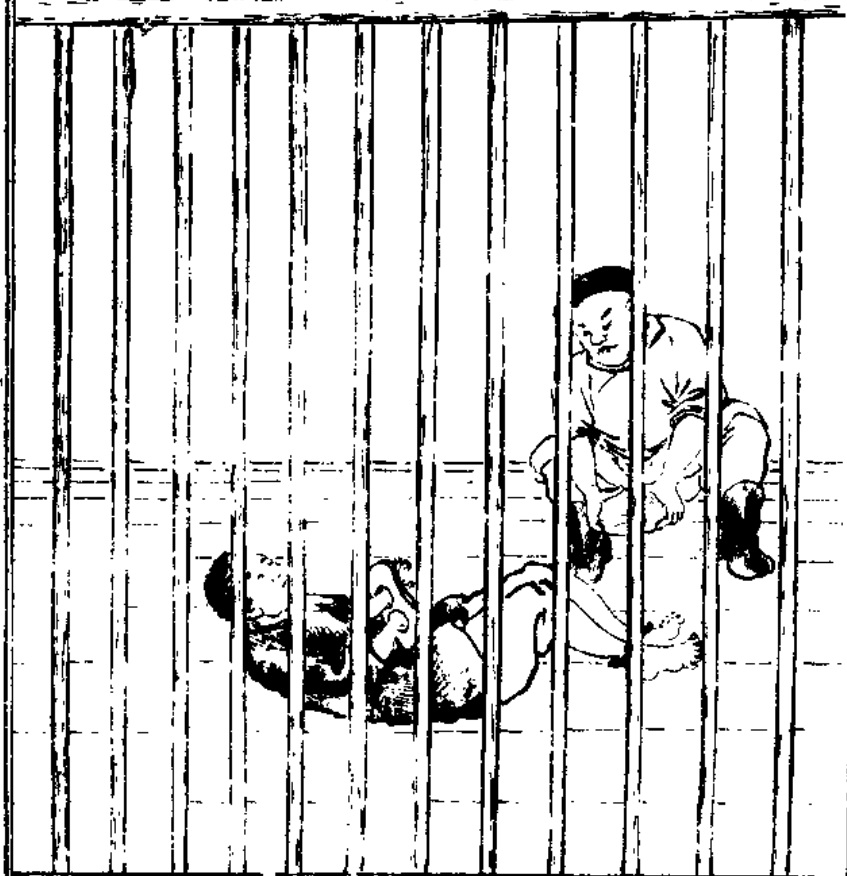
做不成商業好好的多開幾箇大工廠收那最優的利益於後日這是正辦工人也當改悔從前腐敗的情形研究些實在的學問預備受用那十塊八塊錢一天的薪工我國實業庶乎日盛一日我今天這番議論不是空說的就要諸君承認了好照我這一番話振興起來願的舉手便了說罷大家舉手去邦就議及怎樣設工業學校怎樣開廠的事衆商人面面相覷沒有人肯盡義務的內中只一位富商挺身答道我捐十萬銀子先開一箇工業學堂衆人舉目觀時原來就是吳子富大衆嚦口沒言去邦連忙延他上坐書名半晌沒第二箇人開口只得散會去邦來生子富合美洲回來的閩族民同到一品香番菜館喫飯旅民道今天演說尙且鼓動不起中國的商情可以知道的了來生先生弟是最佩服的我們另想別的法子罷去邦道只愁沒法可想子富道我早有開工業學堂的意思只是組織煩難已經做工的人是箇定質不能再叫他們改圖的了只好栽培後進的人然而要請教員也是不容易的旅民道請外國教員的事交給我。要辦儀器我也可以効勞只這是一部分的事於現在大局還少影響於我們華工更不關事來生若有所思半晌不語去邦道我看華工回國也不是件好事爲什麼呢人家只指望別國去殖民我們却只指望喫本國的飯物力是有限的多一人

剝削便銷竭。一分除非真能開出利源。不然。是絲毫無益。來生拍案道。我。正。在。這。裏。轉。這箇念頭。也不願意他們回來。只沒有好好的。一片殖民地。又且我們出去的人。除却辛苦耐勞。沒有別的本領。國力又不濟。事保護不來。他們流寓外邦。終非長久之計。旅民道。自從西人哥倫布探地後。他們殖民的思想發達。都以冒險進取爲主意。雖然如此。地球那般大。海洲沙渚。難道沒有長落。我們是安坐家中。不去游歷罷了。要探險。縫幽。作興也。得了一片殖民地。來生站起身來道。這論最通。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開除
夕烈
漢冲
天



入地獄
奇寒
徹骨



活地獄卷之七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三回

鬧除夕烈燄沖天

入地獄奇寒徹骨

話說浙江湖州府底下有箇泗安鎮。雖比不上四大名鎮。却也有二三千戶人家。那泗安鎮在萬山之中。出產却甚富饒。就是煤柴兩項。一年也有若干銀子。鎮上的百姓。大半是靠着這兩項營生的。那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敬神。爆竹的聲音。徹於遠近。忽然半天裏紅光發現。就這紅光裏。夾着一片哭喊之聲。大家纔知道走了水。打聽來。打聽去。說是城隍廟間壁一條衙堂裏。有座小飯店。飯店裏夫妻兩口。連着一箇夥計。共是三箇人。不知如何起的火。道言未了。那火更着得凶了。剛剛北風大作。火趁着風的勢。呼呼價響。大家都說了不得了。了不得。只怕要燒過街來。一霎時只見許多人擱着箱子。捲着鋪蓋。跌跌踵踵的直衝過來。還有些人敲着鑼。擡着水龍。挽着笆斗。趕過去救火。不多一會。一聲吆喝。兩箇夜役。幾隊火把燈籠。後面帶着十來箇撓鉤手。當中這位。一雙鼠目。八字燕鬚。戴着紅纓帽子。穿着馬褂。和開氣袍子。足下靴子。這人便是泗安鎮

上的巡檢司大老爺。大家都說好了好了。官來了。帶着撓鉤手來了。這火便救得下了。巡檢司大老爺。到得火燒場上。轟散了閒人。遠遠地擺下一張皮踏子。巡檢老爺坐下。吩咐救火。那些撓鉤手等不到吩咐。早已趕上前去。拆椽子的拆椽子。拆牆頭的拆牆頭。把火路隔斷了。火便漸漸的低下去。水龍上不住的澆水。澆的只是冒白煙。大家把心放下。說幸虧這們一下子。不然還了得。巡檢司大老爺看救滅了火。便吩咐差役去查誰家起的火。差役奉命去了。霎時鎖了一箇人過來。一箇把這人牽着。一箇上前來回大老爺的話。說火是興隆飯店裏起的。老板叫做王長勝。夫妻兩口子。火起後不知去向。這是夥計叫做朱四。請大老爺問他就是。巡檢司大老爺點點頭。衆人便吆喝着。朱四跪下。朱四生平沒有見過官面的。伏在地下。篩糠般的抖。巡檢司大老爺問你是叫朱四麼。朱四回答正是。又問火可是你店裏起的。是怎樣起的火。快快的講來。朱四哆嗦了半日。纔說道。小人不知道。小人不知道。巡檢司大老爺便罵混帳。火在你店裏起。你有什麼不知道的。明明是狡賴。掌嘴。纔說得一句。早有一箇差役。拿出皮掌子。一手揪住了朱四的頭。一二三四五的打了五箇嘴巴。早打得朱四殺豬價般的喊。差役們又催他快說。朱四道。小人實實不知道。巡檢司大老爺喝道。再打。衆人又吆喝了一

聲。朱四聽見又要打了。忙喊小人說就是。小人說就是。因爲今天晚上。東家過年過完了年。把豬頭三牲羹好了。喫年夜飯。小人多喝了幾杯酒。回到後披裏睡下。睡下了發了酒寒。身上不住的打戰。又爬起來走到竈下。搬了一捆稻柴。引着了火。烤了一烤。誰知道身上暖了。酒上來了。糊裏糊塗一躺就躺着了。這披裏就起了火。等到小人被煙薰到鼻孔裏薰醒了。睜眼一看。火已上了樣子了。小的急得六神無主。挾着衣服。就跑了出來了。這是實話。總要求大老爺開恩。巡檢司大老爺聽了。哼的冷笑了一笑。吩咐帶回去。這邊差役過來把朱四牽糊猴一樣牽了就走。火場上火已息了。看的人紛紛散去。巡檢司大老爺打道回衙。朱四被差人牽了跟在後面。一路上腳不點地的走。朱四此時就和上斷頭臺一樣。早已面無人色。那天晚上。北風又大。等到到巡檢司衙門裏。差不多凍都要凍殭了。及至進了衙門之後。朱四睜眼一望。上上下下。燈燭輝煌。巡檢司大老爺坐在堂上。吩咐把火頭朱四。暫時看管起來。可憐朱四。喫了嚇。受了痛。於今還要把他關在柵欄裏。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兩箇差人。一箇叫張升的。把柵欄上的鎖鎖好了。嘴裏咕咕囔囔的罵道。好好的放着年不過。是要犯賤上這裏來。連累咱忙了半夜。這是那裏的晦氣。罵畢自去。朱四蹲在柵欄裏。聽聽外面。喧嘩不絕。裏面